
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
上海文汇报的邹世洁。(邹世洁摄)



# 乡间的“野菊花”

——记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教师邹世洁

■ 李灿

从荣县县城出发，沿东川水逆流而上，路两边的青山越来越高。经过10余里路途后，在野花摇曳的山谷中，“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”的校门跃入眼帘。20多年来，邹世洁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。

沿着这条山路，一批又一批学生去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有的在高校继续深造，有的成为了空军飞行员，有的本已安家县城，又把弟弟妹妹送回来读书。而邹世洁，就像山谷里的野菊花，春来秋去，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大山里。



## “只要有学生在，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”

成为一名乡村教师，对邹世洁而言，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邹世洁的父亲邹登荣也是一名乡村教师，从1971年任教到2009年退休，他大半辈子都在同心小学所属的一碗水村小教书。在上个世纪，一碗水村小师资匮乏，肢体残疾的邹登荣担任全科教师，一个人带一个班，还是村小负责人，负责村小的日常工作。在邹世洁的童年记忆里，父亲在学校里忙完后，回到家还去田地里干农活，晚上在煤油灯下伏案备课。邹世洁同样记得，父亲时常被学生们簇拥在一起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即使身处偏远乡村，邹登荣所带班级成绩一直位居全县前茅，把一个个农村孩子送出了大山。1992年，邹登荣被评为“荣县教育先进工作者”。父亲就是邹世洁心中的榜样，奠定了她扎根农村的决心。1994年，邹世洁以优异的成绩从荣县玉章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毅然放弃入城

工作的机会，来到了一碗水村小。一年后，因工作出色，邹世洁被调往镇中心校同心小学教语文。

同心小学和一碗水村小一样山高路远，校园仅有几排砖混与土木瓦房，中间围了个泥地当操场。就是在这里，邹世洁认识了同是教师的丈夫。夫妻两人吃住在学校，条件艰苦，但邹世洁觉得：“只要站上三尺讲台，看到学生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，我就充满了干劲。”

初为人师，邹世洁回忆：“我才17岁，只比讲台高一点。非常想把学生教好，但教学功底还不够。”于是，她苦练语文教学基本功，熬夜备课，研究课标，向父亲和同事学习请教。之后，邹世洁继续进修，并积极反思各种教育教学理论对于农村学校的适用性，采用情景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。

即使毕业已经多年，学生陈沿霖仍对邹世

洁轻松愉悦的语文课堂记忆犹深：“在上《掩耳盗铃》一课时，邹老师买来一个铃铛，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分别扮演房屋主人和小偷，模拟课文中的情景。在同学们会意的笑声中，我们对于‘掩耳盗铃’这个成语有了更深的领悟。”

已退休的老教师杨洪荣见证了邹世洁在教学上的成长，也看到了她为学生倾注的责任心，“她早上总是很早来，在办公室、教室都能见到她一丝不苟的身影，对学生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负责。”好几次下午放学，为了给学生讲课，邹世洁错过了回城的班车。有时，邹世洁甚至忘了自己的家，“我儿子说过几次，学生分走了我对他的爱。”她笑着说。

对教学兢兢业业，对学生尽职尽责，邹世洁教学成绩斐然。20多年来，虽然学校地处大山，但她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常常位居全县乡镇学校前茅，有时甚至赶超县城学校。2011年，邹世洁被评为自贡市首批“市级骨干教师”。

近年来，同心小学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，教学楼等基础设施已与县城学校无异。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，一些同事陆续调往了县城的学校，一些附近的村民也把孩子送去县城读书。其实，邹世洁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，县城里的学校不止一次向她发出邀约，但每次都被她婉言谢绝。

作为“二代”乡村教师，邹世洁深知农村教育的重要性，她想像父亲一样，一直扎根大山，为孩子们点亮前路的灯。“留下来的大都是留守儿童，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只要有学生在，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。”

甚至在2010年时，同心小学鼓励业绩排名全校前列的教师赴一碗水村小支教一年，校长找到了邹世洁。“父亲和我都曾在一碗水工作，现在那里的孩子需要我，我理应回去。”邹世洁当即答应下来，义无反顾地向更深处的大山“逆行”。

## “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孩子们心田”

最近，邹世洁收到了学生陈沿霖发来的微信——“邹老师，我小学毕业已有12年，刚刚在其他老师发的照片中见到您，既亲切也心酸，看着就想到了当初您给我们上课的样子，但您也苍老了不少。”

同心小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周边农村，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还有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，爷爷奶奶对孙辈的引导有限，很多学生自信心不足。陈沿霖先前就是这样一位学生。

陈沿霖读四年级时，邹世洁接手了他们班，那时的他性格内向，缺乏自信。邹世洁主动找他聊天，在课堂上鼓励他回答问题，批改作业时，会用红笔在作业后画几个“小苹果”。“邹老师还时常用卡纸剪成的‘苹果’给我和同学们作为奖励，这些‘苹果’一直贴在我老家的墙上。”陈沿霖的字和棋艺不错，邹世洁就鼓励他组织同学一起制办黑板报，让他代表班上在学校参加棋艺比赛。

“每当我获得一点小小的进步，我就能看到邹老师向我投来慈爱又欣慰的目光。我能感受到，她真的就像母亲一样为我而开心。”陈沿霖说。

如今，陈沿霖已经走出大山，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，立志成为一名历史老师。他跟笔者讲：“求学之路走得越远，去到越来越多的学校读书，对邹老师的感激越深。曾经，她赋予了我善良与坚定。未来，我想像她那样视生如子，去鼓励、关爱、影响下一代学生。”

对其他学生，邹世洁也是如此，她从不以成绩评判学生，善于发现并放大学生的闪光点。有学生主动打扫了班级卫生，或是在作文中提到帮大人做了农活，她都会在会上点名表扬。有的学生性格调皮但乒乓球技艺高超，邹世洁会让他带领同学们打乒乓球，引导他来自

己擅长的领域学习负责与专注。

邹世洁对学生知之甚深，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也谙熟于心。她时常通过电话、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。有些学生的父母在外打工，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，邹世洁经常与他们通话交流孩子的近期情况，叮嘱他们要更加关心家里的孩子与老人。还有些学生家境贫寒，邹世洁就会跟他们讲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自费为他

们家里送去大米、文具等。

邹世洁的付出，学生与家长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“邹老师，您抬头看看蓝天，我飞出了大山，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。”“邹老师，多亏高考后您指导我填报公费师范生，现在我大学毕业回到自贡，和您一样成为了乡村教师。”“邹老师，小杨的小学六年辛苦您了，刚刚中考成绩公布，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。”每次收到学

生与家长的“报喜”，邹世洁总会高兴好一阵子。

翻开2002年的教学日记，邹世洁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金秋时节，我又来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，看见一朵朵野菊花在秋风中开得灿烂，这生命力旺盛的花儿多么像乡村教师。我要带着为人师的幸福和自豪，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孩子们心田。”



邹世洁与学生合影。(李灿 摄)

## 幸福的守望

■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陈世艳

那一年，当我沿着泥泞的道路，骑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，踏上三尺讲台的时候，我19岁。慢慢地，脚下的路变成了水泥路，泥坯房的校舍变成了砖瓦房，曾经年少或由青涩走向了成熟；当水泥路变成了草沙路，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，几分头的青丝添了几根白发，脸庞平添了几分沧桑。我依然耕耘在这三尺讲台上，静静地在这儿守望，在这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校园中幸福地守望。

回想一届一届的学生，一年年的守望，那是怎样痛并快乐的经历啊！那些细节、那些经历在心底一层层沉淀，历久弥新。

初登讲台的我很稚嫩，面对那群任性和调皮的孩子，我垂头丧气；面对一些孩子的过激行为，我火冒三丈；面对经过三番五次说教、依然犯错的孩子，我气急败坏。

我迷惘，多少次一个人偷偷地哭泣，我困惑，不知道我的教师生涯如何走下去？一位老教师不经意地告诉我：“有时候，孩子的成长就像蜗牛爬行一样缓慢。”这句话让我似有所悟。而任小文老师的讲座《与学生共同成长》中的一句话——“教育是一种守望”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于是，当孩子犯错时，“孩子就是在不断犯错中成长的”这句话就会出现脑海里。于是，我变得宽容了、有耐心了，能将心比心理解学生了。慢慢地，我和孩子们的关系悄然改变了，我成了孩子们的“知心姐姐”，而讲桌上时常悄悄摆放着一颗糖、一朵花、一只纸鹤……有时甚至是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。学生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喜爱和感激。原来当老师可以这样的温暖和幸福。

接到一个电话，邀请我当他的证婚人。

小园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。本该读初一因留守读五年级的他告诉我，喜欢上了别班的一个优秀女孩子，为此非常烦恼和苦闷。我没有责怪、嘲笑他，而是告诉他这是每个人成长都会经历的阶段，恭喜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——青春期，并和他分享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一些方法。而小园终于在一段时期后，走出了困境，学习、生活恢复了正常。

早晨，行走在校园里，耳畔不时响起“老师，您好”，我想，我是幸福的；我明白，那简单的话语里承载着的是一份份纯洁的感情。

毕业后的几个学生，欢聚在校园里。他们找到我，像“叽叽喳喳”的小鸟快乐地畅谈着他们璀璨的梦想。我静静地聆听着，我想，我是幸福的。我知道，我是他们寻找幸

福的见证者。

逢年过节时，接到学生打来问候的电话，看到学生发来祝福的语言。我想，我是幸福的。因为，他们的记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。

桃花开了又谢，杨柳枯了又青。30年前，我踏上三尺讲台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可以诉说，但守着这方“三尺土地”的耕耘岁月，陪着孩子们成长，伴着他们欢乐、流泪，看着他们成功、幸福，我感到孩子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，这种幸福无关荣华富贵、无关名誉地位，这种幸福像花儿开放一样，悄无声息，但却散发芬芳，在彼此心田里珍藏，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种永恒。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我明白教师要怀揣教育理想，修炼一份淡然处世的情怀，学会耐心地等待生命的成长，静听一个个生命自由地绽放，做一个幸福的守望者。

## 下一页的我

■ 仇士鹏

距离毕业还有一年，学校突然要求我们搬宿舍，从11舍搬到5舍。

这是个好消息。正值盛夏，11舍没有阳台，开窗就是绿树青山，衣服晾在床边，一星期都干不了。而5舍不仅有阳台，楼下还有空地，开窗后，极目楚天舒，最重要的是，从上下铺变成上床下桌了。

但是，搬宿舍累啊，吹过的每一阵风中都漂浮着“累”的笔画。大包小包，大箱小箱，一天下来，手变得很敏感，碰任何东西都不断作痛。坐下来后，很长时间站不起来。

为了减轻负重，就要进行取舍。我扔掉了很多东西，蚊帐、零食、烂掉的鞋子。宿舍里、楼道中，堆满了种种垃圾，而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，也曾被摆在桌上、床上，被人们温柔以待。

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陪伴我们一生，它们都是拿着一张名为价值的车票，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车，然后在另一个时间点下车。这样的车票并未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抵达时间，旅程长短取决于人的一念之间。但它们会摆出种种证据来说明自己的价值，比如一段甜蜜的回忆，一份珍贵的见证。它们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，多年以后，很多记忆都失落在了光阴中，但看见它们，我们就始终能回想起青春。

舍友拿着一本相簿低眉不语，那是他与前任女友的回忆。物是人已非，但曾经拥有过的温度依旧在心头不肯远去。他终究不舍得把相簿扔掉，塞进了行李箱。有些东西，多搬一趟也要把它们带走。

而我带走了一本书，那是我给自己设计、打印的书。如今去读，固然粗浅拙劣，但当时写下那一个个字时的澎湃，现在翻看依旧还能听见激情起伏的潮声。

当然，我也丢了很多，比如为了减肥买的荞麦面、代餐饼干和黑巧克力，因为寡而无味或者过于苦涩，我一直没吃，结果过了保质期。这让我倍感愧疚。虽然是用自己的稿费买的，不是用父母的血汗钱，但是它们的过期，象征着那些我计划好的事情，那些下定决心想要养成的习惯，全部成了可笑的空谈，失落着我的懒惰和软弱。

搬迁中的整理与别离，其实也是人生的两个命题。人在行走的过程中，总是难以兼顾，必然有得有失，圆满和遗憾分布在每一枚脚印中。整理，是抚摸着一件件物品，把回忆与计划分门别类，以新的位置在新的落脚点安家落户。曾经在床头的，现在在抽屉里；曾经在箱子上的，现在在桌面上。日常生活无暇顾及的瞬间，都在整理过程中回响着昔日的呢喃低语。过去的想法被推翻、被辩证、被弥补、被重建，于是锋利变得圆润，急躁变得沉稳，情绪如一条横冲直撞的江河，涌入一个深潭后再流出来，已是心平气和、波光温柔。

别离则是整理结束后，把这几年定居的日子在片刻看遍。行李箱能装下各种物品，但装不走我们曾住下的年月，装不下一枚小小的宿舍钥匙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地方不再与我有瓜葛。时光里，这一页的我，彻底掀过，两页纸之间，风呼啸而过，匆忙的人间，多出一个安静的日子。

想起王心凌的歌：“下一页的我会去哪里/用多大的勇气/所有梦里面的风雨/我不怕那是我的试题/下一页的我/希望能拥有/美丽的明天/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/因为我/看得见。”

是的，我看得见。站在新宿舍，我看见四楼的风景；看得见阳光斜斜地照在晾晒的被褥上；看得见一扇窗子里容纳下的不仅仅是一片树林，还有浩荡的长天以及远处高楼拼成的地平线；看得见一个柔软的灵魂在一次次离别中找回了坚定与信心。

坐下来，歇一会儿，衣服已经干了。夏天，汗水流得快，干得也快。而夏天，正相当于人生的青春，汗水与泪水有同样的盐分。